



方方的《軟埋》

堅強的另外一種方式是「選擇遺忘」

「軟埋」本是一個區域性的方言詞彙，即是四川一些地區對人死後因各種原因不能睡棺木，只能草席裹屍或直接入土下葬的叫法。

憑着作家的敏銳直覺和歷史洞察，知名女作家方方巧妙地「捕捉」到了這個沉重的方言詞彙背後所蘊含的另一種形象和豐富內涵。她的長篇小說《軟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正是有這樣的新寓意：一個活着的人，選擇忘卻過去、忘卻自己，無論是有意識地封存往事，還是下意識地拒絕記憶，本身也是一種「軟埋」。



文：潘啓雯

以「十八層地獄」為意象

「現在的故事正着講，過去的故事反着講」——如此構思行文，正是《軟埋》最為耐人尋味之處。

作品循着一橫一縱兩條線索展開：深陷記憶的漩渦中，女主人公丁子桃（同時也是歷史中的「胡黛雲」）在一層又一層地獄之間痛苦掙扎，小說正是以「十八層地獄」為意象，並以倒敘的方式講述了丁子桃的娘家、婆家以及後來的丈夫吳家名的家族都在「土改」運動中遭遇不幸的種種往事；而在與記憶平行的現實世界裡，丁子桃的兒子吳青林與大學教授龍忠勇、老革命劉晉源及父親的日記相遇，試圖去了解父母當年的生活情形，而漸漸回到歷史現場。當最終觸及那段曾徹底改變他父母二人命運的真相時，站在時間關門前的吳青林艱難地作出了自己的選擇。兩條線索暗相呼應、印證，編織出丁子桃前半生「地獄般」的遭遇和幾個地主家族的悲慘經歷，從而對當年「土改」運動進行審視和反思。

在吳青林很小的時候，吳家名就遇車禍身亡，丁子桃為此一直靠給別人做保姆辛苦把吳青林養大。長大後的吳青林到南方工作並混成了企業家，賺錢買了別墅給母親住：這一下刺激了丁子桃，歷史結痂的傷口被輕輕揭起，在她大腦深處幾乎被遺忘的慘痛，又浮現出來——丁子桃原名胡黛雲，在多年前，她曾是飽受傳統文化浸潤「三知堂」陸家的兒媳婦。「土改」運動之時，胡黛雲的公公陸子樵是大地主，也是當地有名的大善人——他在「辛亥革命」時立過功、「抗日戰爭」時接濟過游擊隊、「剿匪」時為解放軍幫過忙、「政府號召捐糧食」時捐得最多……但種種跡象表明，他與家人依然無法免於被批鬥致死的可能。

把尊嚴看得比生命更為重要，作為「要臉不要命」的陸子樵，為了不受其辱，和全家老少十多口

人商量並下令，在大宅院裡自己給自己挖坑，選擇喝砒霜以「軟埋」的方式集體自盡。而胡黛雲接受的「任務」是埋葬完所有人之後，帶其兒子從暗道逃走……

整個故事悲涼、慘烈，令人感到沉重而富有懸念，但作家方方並沒有把這些沉重和懸念一股腦地扔給讀者，而是一點點非常耐心地向外釋放。閱讀的過程，也就變成了被這些懸念所吸引，由此一步步深入走向事件核心的過程。

哈姆雷特式追問：選擇忘記還是留存？

胡黛雲的娘家與婆家，也就是小說《軟埋》中提到的「且忍廬」與「三知堂」，都是詩書傳家、耕讀繼世的鄉紳階層：一個是書香門第，另一個是商賈人家；一個淡泊忍耐，另一個低調精明。有着不同處世態度的兩個地主家庭卻在「土改」運動中同樣受到衝擊，被批鬥而死或無奈自殺，如風暴中兩片顫抖的樹葉，無論多麼小心翼翼地戰戰兢兢，都殊途同歸，逃不掉被一颶而落的命運。歷史的「風暴」帶來的是文化的斷裂。以胡、陸兩家為代表的地主家族，有文化有教養，看重家庭體面和生命尊嚴，從某種程度上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

弔詭的是，當時的「土改」運動不僅僅是單純的「打土豪、分田地」，還有「分浮財」，是對地主家所有動產包括丫環僕人的掠奪與瓜分，還有對地主全家性命的生殺予奪。正是此種「被合法化」的公開掠奪，從根本上挖斷了傳統文化的根脈，把當時的農村變成了一片文化的「廢墟」，也徹底改變了世道人心。

方方在她的另外一部小說《水在時間之下》曾經寫到，「這世上最柔軟但也最無情的利刃便是時間。時間能將一切雄偉堅硬的東西消解和風化。時

間可以埋沒一切，比墳墓的厚土埋得更深更沉；又何談人心？」《軟埋》裡則有這樣一句話，「堅強的另外一種方式，就是不去知道那些不想知道的事。時光漫漫，軟埋了真實的一切。就算知道了，你又怎知它就是那真實的一切？」毋庸置疑，在吳青林等人那裡，他們對歷史主動採用了一種「虛無化」的做法：不讓過去干擾現在，不讓夢魘和鬼魂糾纏活人的生活，這構成了他們的人生哲學。而就在這種忘掉過去、輕裝前進的價值觀中，他們似乎也才獲得了新生。

由此，從小說《軟埋》中可以看到多位選擇性地「軟埋」了自己記憶的人：原來對過去的遺忘是丁子桃下意識的生命選擇，她以「失憶」的方式，把自己的人生切成了截然的兩半。一個曾經飽讀詩書、錦衣玉食的大家閨秀，從此隱藏身世、深居簡出，默默無聞地當了大半輩子保姆，但她的一生都在和記憶中的魔鬼作鬥爭，一生都在試圖遺忘，但這芒刺在背的過去卻始終陰魂不散。而遺忘對於吳家名而言是一種主動選擇，「無家無名」的新名透着斬斷過去、不問歸處的悲哀，他對痛苦的感知比丁子桃更為清醒和深切，所以才要屏蔽過去並告誡兒子。

面對歷史進程與個體人生的關係，是選擇忘記還是留存，是清醒追問還是漠然不理？——這顯然是個哈姆雷特式的經典追問。當吳青林等人對於所謂的「歷史真相」迴避時，大學教授龍忠勇卻計劃「刨根問底」——「有人選擇忘記，有人選擇記錄。我們都按自己的選擇生活，這樣就更好」。顯然，大多數中國人似乎比較健忘的，這似乎是缺點，卻又似乎是優點；正如「忘掉」在有些情況下是正面的，但不一定是全部情況。如果人類突然失憶了，人類的歷史也將不復存在，人類的存在或許也就失去了意義。

「金平糖」不曾告訴我們的事

——讀《金子的戰爭——一個日本老兵的中國戰場記憶》有感

文：李夢 書評

確切地說，《金子的戰爭——一個日本老兵的中國戰場記憶》不是一本新書。大約九年前，花千樹出版社以《回頭已是百年身——日本老兵金子安次侵華回憶》為名，在香港出版了這部侵華戰爭親歷者金子的口述實錄，由長期關注日本侵華歷史的作家熊谷伸一郎撰寫，曾在日本留學並採訪的香港資深新聞主編張宏範翻譯。

今年香港書展期間，出版社再版此書。金子安次於二〇一〇年去世，新書中收錄熊谷伸一郎在金子生命最後幾年裡對他的採訪補錄，加之去年正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七十周年紀念，直面及反思那段歷史的著作重又引起讀者關注。

在華文出版界，講述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日本侵華戰爭的著作眾多，有日本老兵的日記或回憶錄，也有學者或傳媒人的研究文集或訪問札記。這本書不像某些研究文集那樣嚴謹刻板地羅列史實，也不像部分老兵日記那樣寫成事無鉅細的流水賬，而是以單一人物故事為主線，依年代為序，不單講述金子安次在戰場上如何受訓、如何殺人、如何強姦婦女，還講到戰前的金子在小漁村中的生活，以及戰後十年間，金子等一眾戰俘在西伯利亞以及中國東北戰犯管理所的輾轉經歷。以口述歷史的方法成

書，令到金子的戰爭故事相比紛紜駁雜的史料，更顯鮮活生動；將八年戰爭放在更綿長、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講述，則為作者解釋金子等人戰前戰後的所作所為，提供了更足以服人的理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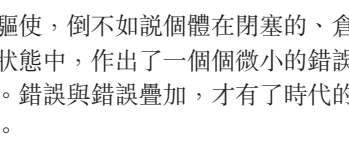
因作者及譯者都是記者出身，故《金子的戰爭》以近似新聞特寫的筆法寫成，段落短且多，字句簡潔，讀來流暢自然，其中對於戰爭場面的描摹，更是歷歷如在目前。全書共分十一章，前兩章講述金子戰前在東京附近一條名叫浦安的小漁村長大，過着貧乏卻自得其樂的日子。第三至第七章中，戰爭爆發，金子入伍，被派往中國山東戰場，由一個連刺刀都不會握的懵懂青年，在殘酷血腥的環境中，漸漸成為殺人強姦不眨眼的戰爭機器。最後四章的內容，是戰爭結束後金子等戰犯在前蘇聯及中國境內的戰犯管理所流離十年、歸鄉後重新建立生活並完成自我認知的經歷。

關於日本士兵在中國戰場上的所作所為（例如掃蕩和慰安婦事件），我們已聽過太多，書中更吸引我的，反倒是戰後金子回到日本後的生活。不久前上映的、引來坊間眾多討論的紀錄片《灣生回家》講述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在戰爭

《金子的戰爭——一個日本老兵的中國戰場記憶》
作者：熊谷伸一郎
出版：花千樹

結束後回到祖國卻面臨被排斥、被輕視的尷尬，而《金子》一書中，戰敗老兵回國後竟也面臨相似窘境。當沉重蒼涼的時代背景色褪去，當生活回到原本庸常的景狀中，金子在艱難世事中搵食、養家、娶妻及至生子的經歷，更具普遍意味，更能引得同樣日日應付苦樂生活的讀者唏噓不已。而金子也是在五歲的女兒某次生病住院的當晚，明白了自己在中國戰場上對別國婦女幼小的所作所為，竟是如此可鄙。可見，當事人對戰爭的反思也好，自責也罷，終歸是要回溯至人性層面探討。若沒有切膚的、推己及人的體味，再多的史料或證詞，也不過是隔靴搔癢罷了。

書中，金子重溫過往生活，其坦率與直白，令我印象深刻。他並未試圖作出任何美化與辯解，也並未給自己及同伴在戰場上殺人並強姦的舉動加上「被逼」或「年少無知」的藉口。那些與戰爭有關的舉動，在金子的描述中，消解了一切神聖的、為國為民不惜犧牲奉獻的高尚意味。與其說個體被時代洪流推



動驅使，倒不如說個體在閉塞的、倉皇的狀態中，作出了一個個微小的錯誤選擇。錯誤與錯誤疊加，才有了時代的悲劇。

金子上戰場前，母親對他說：「我不要金平糖，你一定要活着回來。」金平糖是一種小粒硬糖，用來比喻軍階章，可見很多普通人家的母親，想要的不是精忠報國，而是再簡單再踏實不過的平安健康。「金平糖」固然耀眼，卻只是戰爭的一部分，另外被遮蓋的、沉默的大多數，在讀過《金子的戰爭》後，或許會心有憾感。

作家張定浩：閱讀做加法，寫作做減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 鄭州報道）「這是一本閱讀之書，也是一部寫作之書」。近日，首屆「書店文學獎」獲得者張定浩出版隨筆集《愛慾與哀矜》，並到河南鄭州與讀者見面。張定浩談到，閱讀是一項做加法的功課，而寫作則要做減法。「我從理工科到後來專門去學文科專業，就是想要系統地給閱讀做加法，而不是隨意的數量的累加。專業的閱讀並不僅僅指閱讀專業的書籍，而是知道這門學科的譜系，這樣知識才會不會散漫。」他說，「但寫作是一個減法的過

程。兩三千字的評論文章很可能背後是二三十萬字的閱讀量。很多時候我都在問自己，你寫的這些東西是正確的吗？真的很有意義嗎？寫作其實是在不斷地篩減自己的話，所以我寫文章很慢，一天寫1,000字左右。」

《愛慾與哀矜》收錄了張定浩近10年所寫的文學隨筆20餘篇。所涉及的，從格雷厄姆·格林、愛麗絲·門羅到奧登、布羅茨基，從《斯通納》到《無愁河的浪蕩漢子》，都是其鍾愛的作家與作品。在此之前，

張定浩在從事雜誌編輯的工作之餘，已出版隨筆集《既見君子：過去時代的詩與人》、文論集《批評的準備》、譯著《我：六次非演講》等。2016年憑借詩集《我喜愛一切不徹底的事物》獲首屆書店文學獎。

有人認為評論文章相對於詩歌這類感性情感的表達，相對枯燥和理性。對此張定浩認為，一個好的作家一定也是一個好的評論者，這只是不同的文體，在這背後是一個人對世界的認識和智慧，不管用什麼文體都可以表達。

書介

圖文：草草

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The Original Screenplay

作者：J. K. Rowling
出版：Arthur A. Levine Books



魔法世界，比麻瓜想像的還要大很多……J.K.羅琳親手執筆，揭開霍格華茲學院90年前的奧秘，給讀者們送上哈利波特番外篇——《怪獸與牠們的產地》。1920年代，英國奇獸飼育學家紐特卡曼德先生，同時也是霍格華茲一年級新生課本《怪獸與牠們的產地》作者，帶着一卡內容量比看起來還要大很多的古老皮箱來到美國紐約，裡面裝滿了他在旅途中所遇見的瀕臨絕跡的物種。在這個恐懼巫師的國度裡，皮箱中的怪獸不小心跑出來，他要如何在陌生的北美魔法世界中應變？

人間有情

作者：徐天俠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作者在書中從丈夫的家鄉寧波出發，由寫寧波人的熱情，到女兒投身環保企業、與其他環保人士共同努力的拼搏之情；由孫女與學校教師間的師生情，又說到自己在文學、習舞等方面的喜愛之情；寫下在香港生活期間、身邊的人情味時，又不忘記在內地旅遊時、得到軍人幫助的感激之情。作者對身邊人事觀察入微，屢次以家人為寫作題材，也可見全書流露了作者對其身邊至親至厚的關愛之情。本書讀來發現，「情」原來無處不在，只要用心感受，亦能如作者般，被人間的情包圍，暖在心頭。

備受國際肯定的日本作家上橋菜穗子，耗時三年完成這一奇幻小說，奪得2015年本屋大賞首獎。凡恩，在妻兒身亡後，為了名正言順地到另一個世界與家人相聚，加入敢死隊「獨角」，卻在一次全軍覆沒的戰役中悲憤生還，成為被禁錮於地下鹽礦的奴隸。赫薩爾，天才藝術家，因致力研究的學問不見容於主流，背地裡被稱作「魔神之子」。但他始終相信，只要不放棄，再棘手的疾病也能找到解方。當兩人的命運意外交錯，極具衝擊性的故事就此展開！一椿神祕攻擊事件、一場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陰謀角力、一段不斷叩問生命意義的旅程，交織成這部架構嚴謹、精彩紛呈的小說。

鹿王（上下2冊）

作者：上橋菜穗子
譯者：詹嘉如
出版：圓神



備受國際肯定的日本作家上橋菜穗子，耗時三年完成這一奇幻小說，奪得2015年本屋大賞首獎。凡恩，在妻兒身亡後，為了名正言順地到另一個世界與家人相聚，加入敢死隊「獨角」，卻在一次全軍覆沒的戰役中悲憤生還，成為被禁錮於地下鹽礦的奴隸。赫薩爾，天才藝術家，因致力研究的學問不見容於主流，背地裡被稱作「魔神之子」。但他始終相信，只要不放棄，再棘手的疾病也能找到解方。當兩人的命運意外交錯，極具衝擊性的故事就此展開！一椿神祕攻擊事件、一場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陰謀角力、一段不斷叩問生命意義的旅程，交織成這部架構嚴謹、精彩紛呈的小說。

衣飾無憂

作者：方太初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時尚不止於時裝，更是時代的印記，關於生活、風習與格調的城市記憶。「每次望着母輩的舊照片，扭花紋白毛衣、千鳥格紋長褲、暗紅色圓頭平底鞋，當時時興的髮型與耳環，現在看來不合時宜，但卻有種永恆在其中。是有些什麼定格在照片裡，那不是單單描述服裝的式樣、照片中人的髮型、動靜，就可觸及的，而是一切相加而呈現的一種時代的氛圍。如果人們想擁有一件流行的物品單純因為出於慾望，那麼留下不再流行的物品又是因為甚麼？」方太初透過時裝與時裝相關的故事觀察世界變化，以時尚符號、靈魂、風格與慾望講述時尚與時代的關係。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 或 bookw-wp@gmail.com